



XIAONV
REN

九丹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九月著

REN
XIAOIN
REN

女人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女人/九丹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5. 9

ISBN 7-5378-2796-6

I. 小... II. 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6887号

小女人

九 丹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并州南路199号)

www.bywy.com

山西省农科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0.25 字数:223千字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

ISBN 7-5378-2796-6

1·2730 定价:22.00元



第一章



关于腐烂

“那是个冬天的夜，雪下得很大，树上还剩最后一片叶子。

这片树叶浑身沾满了雪，但是它紧紧贴着树枝，不肯落下来。它害怕极了。它所有的伙伴都没有了。可大树对它说：走吧，离开我。

你是让我死吗？树叶问。

是啊，你会腐烂掉。

树叶伤心极了。这时，它感到它的身子晃动了一下，于是它哭了起来，大声说：我不要腐烂啊，我怎么能够腐烂？

大树不再吭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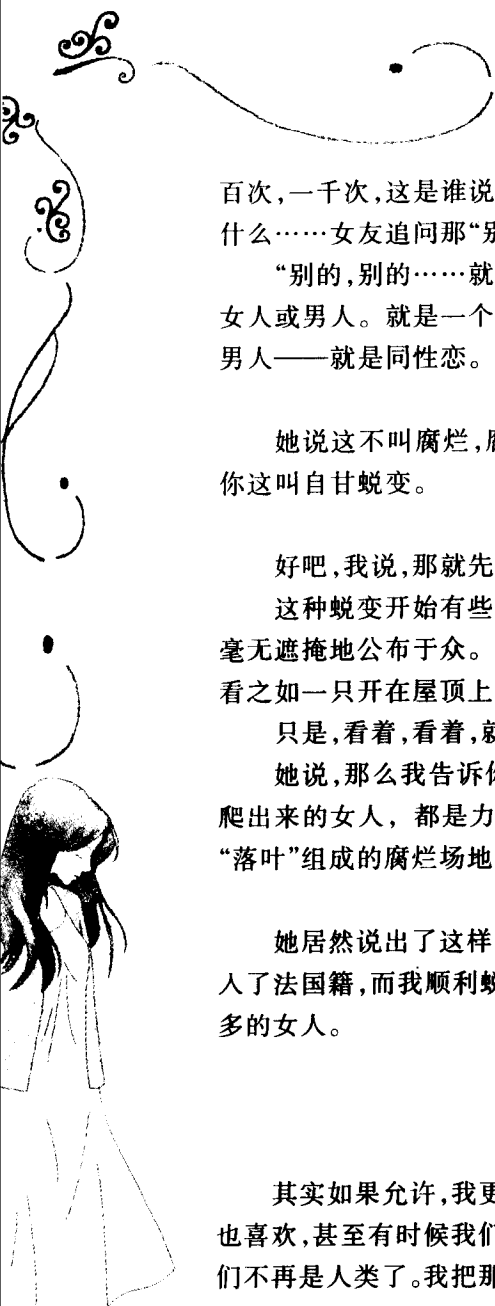
一阵风吹来，这片树叶落下去了。

它一边飘，一边哭，

……”

当我在女友的信里再次读到这个故事时，我觉得那片树叶其实早就腐烂了，就像我早已腐烂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一样。怎么就不可以腐烂呢？而且某些东西只要腐烂了一次，就能腐烂一





百次，一千次，这是谁说的？为了自由，为了金钱，或是为了别的什么……女友追问那“别的什么”是什么，我的脸一下红起来：

“别的，别的……就是人们把有一类人形象地称为“猫族”的女人或男人。就是一个女人爱另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爱另一个男人——就是同性恋。”

她说这不叫腐烂，腐烂是被命运逼的，像那片树叶一样，而你这叫自甘蜕变。

好吧，我说，那就先从蜕变说起，并且是那种自甘蜕变。

这种蜕变开始有些恐怖，如同一头被剥了皮的猪，难堪部位毫无遮掩地公布于众。后来，尤其是在经历了一切之后，我已经看之如一只开在屋顶上的野菊花，居然有着赏心悦目之感呢。

只是，看着，看着，就忘了自己是从哪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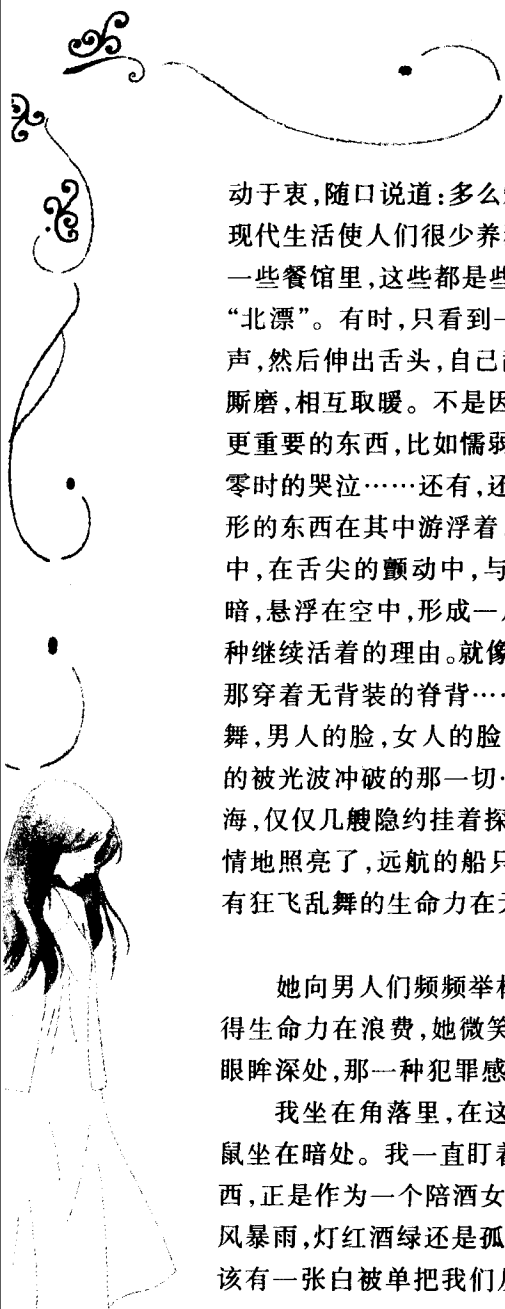
她说，那么我告诉你，像我像你这样的女人，都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女人，都是力图出卖自己的女人，都是来自——由“落叶”组成的腐烂场地的女人。

她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其时，这个女友已在法国定居，加入了法国籍，而我顺利蜕变成了同性恋者，爱上了一个和我差不多的女人。

裸背女

其实如果允许，我更喜欢“猫族”、“猫类”这些词。那个女人也喜欢，甚至有时候我们竟然很高兴成为“猫类”的成员。好像我们不再是人类了。我把那个关于树叶的故事说给她听时，她竟无





动于衷,随口说道:多么矫情啊。然后带着我,去观察猫的行为。现代生活使人们很少养猫,但是偶尔还是能看到一两只,比如在一些餐馆里,这些都是些流浪的猫,没有户口,跟我们一样,都是“北漂”。有时,只看到一只,它形单影只,对着吃饭的人群叫几声,然后伸出舌头,自己舔抚自己。遇见两只或三只时,它们耳鬓厮磨,相互取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比寒冷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懦弱,比如噩梦,比如黑夜,比如那片树叶飘零时的哭泣……还有,还有比这些更难以忍受的,一些被撕成无形的东西在其中游浮着,照射着,或远或近。有时在手指的挤压中,在舌尖的颤动中,与恐惧、懦弱的属性搅拌在一起,脱离黑暗,悬浮在空中,形成一片光吁,即使是某种反光,但也给了人一种继续活着的理由。就像她的背,就像我第一次在酒吧里见到的那穿着无背装的脊背……那暴露无遗的背上听任光和影子的乱舞,男人的脸,女人的脸,中国人的脸,外国人的脸,还有脸背后的被光波冲破的一切……有时,一转身,又恍如深沉莫测的大海,仅仅几艘隐约挂着探灯的船只。然而只是瞬间,那背又被无情地照亮了,远航的船只消失了,使人不得不眯起眼睛,觉得所有狂飞乱舞的生命力在无益的浪费……

她向男人们频频举杯,却没有男人回应。她不介意,并不觉得生命力在浪费,她微笑着,透过她举起的玻璃杯,在那闪亮的眼眸深处,那一种犯罪感、那一种畏惧,在无限地放大。

我坐在角落里,在这个酒吧,或任何酒吧,我都像怕光的老鼠坐在暗处。我一直盯着她看,我知道那眼眸里正被放大的东西,正是作为一个陪酒女的标志。其实,无论是风平浪静还是狂风暴雨,灯红酒绿还是孤枕单帘,无论是她,亦或是我,都觉得应该有一张白被单把我们从头到脚全都蒙住——死了也不足惜。



就像大树对树叶说：走吧，离开我。

那时我们并不认识。我们只是同样走向“德罗可”。这里是洋人和富人的聚集地，是精液和香水的混合地，是骗子佯装绅士、妓女佯装淑女的用武之地。如果你居然不知道这著名的“德罗可”，那么说你什么呢？那起码应该知道这句话吧——

“每个人都有两个生殖器，一个平时用，一个节假日用。”

“德罗可”，它就像当年巴黎的“德马高”，著名得连萨特这样的人都无法不光顾，用他的话说：这里有很甜的梨，可惜，我尝不了那么多。





第二章

献给爱丽丝或人民币



显然,“裸背女”不是很甜的梨,其实,已经不是甜不甜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腐烂的问题。她以那敞开的背(就像一只有了腐斑的梨)又开始向另一桌进攻。很显然,一个小时过去了,却一无所获。此时恰逢休场,下面是十分钟的钢琴演示。“裸背女”把手上的杯子放在吧台上,提着裙子像一个女钢琴家向前台的钢琴走去。似乎那肃穆的钢琴也成了她讨好男人的工具。男人们女人们继续喝酒说话。钢琴声很快像水一样填空于他们谈笑的缝隙中。她的脸正对着人们,手指飞快地跳动,是那首著名的《献给爱丽丝》。我不由得想,在今晚,她想献给谁呢?她谁也不献,献给人民币。

女人真的应该献给人民币吗?我不知道。只是当我们真的献给人民币的时候,当我们躺在别人或自己的床上时,我们又会想钱究竟能干什么,这样的问题几近于哲学,哲学的问题总是让人感觉到累,累到让人失眠,直到东方的太阳照在脸上。我们用手摸摸脸上的太阳,于是又会想:太阳对人尤其是对于像我们这样



的女人又究竟有什么用处？钱和太阳、钱和阳光，它们有本质上的区别吗？

且不管这些搞不懂的问题，无论如何，在今晚，在这个“德罗可”，无论是她还是我，我们都想献给人民币，如果有更高的奢求，那就是献给美元，献给欧元，献给英镑……

这是一片落叶的梦想。

她弹得流畅而熟练，熟练到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她的手在动，眼睛一直瞄视着男人，哪些人来了，哪些人走了，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并且不适时机抛一个饱含着阴水的甚至有些淫秽的笑容。有个诗人说过，自从失去处女膜之后，属于女孩的那盏羞涩的灯永远熄灭了。但有另外的人嘲笑地说，不要小看哟，那些精心而冷静的犯罪过程，就是在这种羞涩的灯光下——完成的。

酒吧里是些什么样的灯光呢？繁密的有着各种意味的灯火，恰如发光的昆虫聚集在一起，双双翅膀停歇着，眼睛对着眼睛，搜寻着。

一个高个男人穿过人群，靠在一个石柱后面的小桌旁，坐下。这个男人不慌不忙地燃起一根烟，他深深地吸着，似乎要把室内的温暖一起吸进肺里。灯光映照着他壮实的身体，并在桌上映出深紫色的影子。此时，《献给爱丽丝》结束了。酒吧里重又释放出喧闹的摇滚。

单身男人，一个人独自走来，似乎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就像我，一个女人，每到周末都独自走向“德罗可”，并且每次都在心里默念：我走向塞纳河，腼腆腼腆，一个旅客，一个刚到世界之都的野蛮人……





但是,他没有看我。而经常,我总是处于一种尴尬境地:打扮得漂亮,美丽,身上洒的也是名贵香水,可就是没有一个男人朝我看,有时目光扫到我,就像是扫了一把椅子一个桌子,连桌上的小蜡烛都不是,好像我就不是个女的,好像他们已经知道了我是一堆让他们感到厌恶的垃圾,甚至我就是个小偷,身上的衣服是偷来的,鞋是偷来的,香水是偷来的……啊,海面漆黑一片,海风在吹,海浪在拼命地呼救……

当我把这样的感觉和行径告诉那个向我复述童话故事的女友黑黑时,正在巴黎街头晃荡着的她立即给我回了信:

……确实啊,我还记得你第一次行窃的过程呢,你的手摸索着你妈妈覆盖在棉被上的衣服,找着口袋的进处,伸出手去偷她的钱,可惜被你妈一把按住了……当时你的脸红了,连等在门外的我的脸也红了,现在想来都有些脸红呢,不过,那时的水果摊上的小玩意对我们的吸引力,就相当于现在的钱、男人、婚姻对我们的吸引力呢,可不要小看哟,所以想到你一个人坐在酒吧里眼巴巴地盯着那些男人,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盯着那些糖果的眼神。也不怪你呢。

是的,不怪我。怪那些男人? 是的,既然不看女人,那为什么不在家好好呆着陪老婆,陪孩子,你们来这究竟为了什么?

我望着酒吧,内心的痛苦就像一只饥饿的母鸡,被一道道网丝拦着不能进食,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不断地啄着地面,尽管地面上什么也没有。

我开始充满着敌意地去看其他女人,她们好像也不是女的,比如那个“露背装”,他们也几乎不朝她看。只有我朝她看。一边看,一边思忖,我能够像这个裸背女兼钢琴女那样,大大方方地



拿着酒杯到处和人搭讪吗？

不，她是职业的，而我是非职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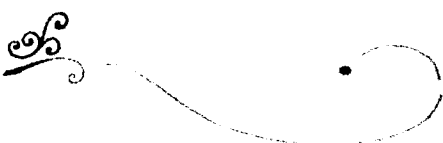
而且我来这里不是为钱，或者说不是为那一次就解决了的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我寻找的是比钱更高的东西——哦，这不是我的话，这是我的女同事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什么是比钱更高的？比钱更高的是什么？从自己离开大学到一资深的电脑企业做翻译的三年以来经常在想这个问题。是诗歌吗？是英语吗？是钢琴吗？是爱情吗？是自尊吗？可是和我交过的几任男友们都没有给我任何答案。有一段时间，我抽身走了另外一条路线，那就是做中国小伙子的英文老师，同时做外国小伙子的中文老师，每人每月两千块，这么算起来，如果教五个人的话那就是一万了，比公司给的工资整整多出一倍。一万块钱比五千块高，也许这就是答案。比钱更高的还是钱，或是以钱为基础的幻化的其他形式，比如婚姻，比如别墅，比如宝马……

那么包括照在脸上的阳光吗？我再一次问自己，太阳对像我这样的女人究竟起着什么作用？或者说阳光对于一片落叶、一片腐烂的落叶会有什么意义呢？

我又看到那个裸背女了。不过，此时，她换了另外一件衣服，一件针织吊带长裙。长裙里面跃动着胸部、腰部、臂部及大腿的轮廓。我下意识地朝卫生间的那个方向看去，她是在那个带有大镜子的并且充满着浓重的尿臊味的卫生间里换的衣服吧？她现在裸露的是充满着骨感的双肩以及深深的乳沟，手上端的还是原来的杯子。她款款地走向刚刚落座的那个男人。而男人正不慌不忙地喝着啤酒，吃着薯条。他抬起头看到了她，先是一愣，随即脸颊现出痉挛性的微微抽动。

她坐在他的对面，那背恰好挡住了我所有的视线，我只能看





到她用双手轻轻支起脑袋，在脑袋之上的便是那个男人的额头。光线忽明忽暗地照着他们。我在想，既然她的肩充满了骨感，那么那高高的胸部是不是人造的？既然是骨头，那么到处都应该是骨头，就像我一样。

这时，那个女人突然站起身子，手里端回那杯酒，向其他男人走去了……我全身的肌肉一下子绷紧了。这意味着机会给了另外一些女人，机会意味着什么呢？有时不止一件衣服，一枚戒指，有时，如果运气好的话，还会撞上美好的婚姻呢，或者免费被送到什么地方读书了，比如英国、美国……我不由得向那个男人看去，企盼着他也能看我一眼。他正低着头，盯着桌面，脸深深地陷入一片暗影之中。

这时，乐声更为强劲了，在前台跳舞的男男女女异口同声地发出了野兽般的吼叫，引得台下的人大声地吹起口哨，似乎人一旦到了这场合，所谓人的个性便被蒸发光了。而只有那个女人，我又看到她了，她正顽强地向另一男人举起她的杯子。哦，幸好那不是手枪，一个人在经过多次的失败之后，羞辱感会使她有什么样的举动呢？她还有羞辱感吗？突然我开始以另一种目光来看她了。她的脸上是浅浅的笑，她走路的姿势缓慢而从容，她手上的杯子举得不高不低，介于下颌与脖颈之间，所有的就像被一个药剂师精心调成的那样。人们拒绝她了，但她还是微笑，有时遇见一两个熟人，竟像西方贵夫人那样走过去把脸颊伸出去互亲两下。





第三章



会飞的昆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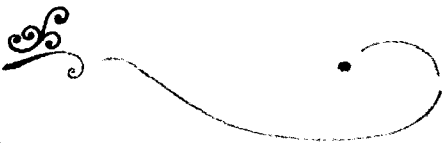
当那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时，我依然盯着那个女人。我还在问自己，在今天这个晚上我已经是失败者了，那么我希望别的女人是走运呢还是背运？我不知道。

我猛地抬头看到了这个男人，正是那个单身男人，我不禁有些受宠若惊，还有些感动，很可能他是一个骗子、痞子，或与我任何一个交往的男人并无区别，然而此刻，他向我走来，把我从尴尬以及绝望中解救出来，并且证明我还是个女人，就像我在垃圾场里或者一个拘留所居然还能有人向我走来一样让我内心充满了感激。

这么近的距离，使我觉得他与我刚才看到的那个男人不太一样，我不由得向石柱后面看去，确实那儿没人，那个人就是这个人，一个刚刚拒绝了裸背女的男人。周围人声嘈杂，我也听不清这个男人到底在说什么，只见他的嘴唇煽动着，像被风括起的那样，又似乎在自言自语。

我微笑着，他居然不坐下来，我主动推开旁边的一张椅子。





他坐了下来，之后，他就像某法官审视证据一样审视我的眼睛。生活的可能性是来自别人的眼神。我也专心看他的眼睛，酒吧里无数的灯火映现在里面，形成一片片光波，那光波似乎没底，似乎是猛兽的眼睛。我突然想到，在他眼睛里的光波下，有多少女人埋葬于其中？

我把目光移开了，虽然我总是坐在离人群最远的位置，虽然我总是躲在暗处，像局外人同时又像猎人一样，头脑清醒，目标明确，而且我懂得比钱更高的是什么，但是有时，面对男人眼里的光辉——这常常让我以及我头脑中的那些关于钱的思想像搁置于火里的冰块，瞬间溶化了。

只见这个男人把头伸过来，靠我近一些，以便我听清他的话。我闻到了他身上的烟味并且感觉到了他的膝盖。他问：“第一次来？”

这个问题很可爱，于是我笑了，深深地吸了一口他身上的气味，问：

“你呢？也是第一次？”

他思索着，搜寻合适的字眼。然后以一种深邃莫测的表情，一字一句地说：

“我确实是第一次来，想看看别人的生活。”

“别人的生活？这不是你自己的生活？”

我用膝盖轻轻地碰了碰他。

“不，我的生活在别处。总是在别处。”

“在哪里呢？”我问。

“在昆德拉的小说里。”

“昆德拉是谁？”

“一种会飞的昆虫，苍蝇，蚊子，蛾子，蝴蝶……”

“哦。平常你就是这样开玩笑吗？”



“这不是玩笑，当然，生活本身也许就是玩笑，而且就是会飞的昆虫，今天这样飞，明天那样飞，有人是苍蝇，有人是蚊子，有人是蝴蝶，是萤火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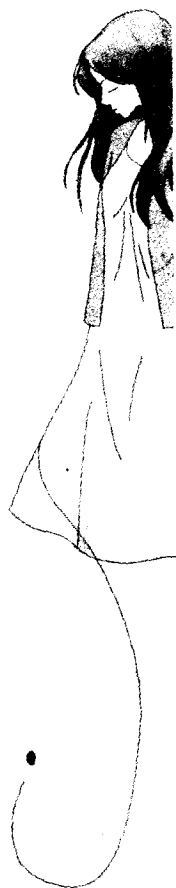
说完，他笑了，笑得无忧无虑，好像他真的开了一个玩笑。他的话说得竟像刚刚走出校门的饶舌的毛头青年一样。然而他却觉得智力优胜。尤其当他说有“有人是苍蝇、蚊子”时，我的脸竟下意识地红了。我盯着他的脸，在思忖，这个男人是什么呢？是干干净净的蝴蝶吗？他真的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回想起当他看到那个裸背女向他走来时的惊愕、慌张以及不习惯的表情，我不由得幻想，也许他就是干干净净的蝴蝶，就是第一次来。可是他的膝盖在向我摇晃着……

我矛盾起来。但无论如何，此时的我开始嘱咐自己，无论是笑容还是谈吐都应该变得单纯一些，目光里不要有一丝污迹，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淳朴，晶亮。其实我也知道无论如何，无任你是苍蝇还是蝴蝶，无论什么样的男人一做完事，起身就走了。

想到这里，我的心又不自觉灰暗了。

这时，音乐突然变得轻松、舒缓起来。人们陆续从台上退下来。他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而我只是一笑，便看向别处。仅仅一会儿，他试探性地问：“我们出去吗？”

我点点头，浑身的细胞又立即振作起来，来这里不就是为了碰碰运气吗？也有拨了“东西”不走的男人呢？于是，我便像个孩子恭顺地依赖于大人一样，拿起自己随身的红色小包，跟在他后面，欲向门外走去。他高大的身体挡住了我前方的光。走了几步，他又回头握住了我的手，那动作和神态都十分自然，好像我们之前就认识，之前就是相爱的恋人。我突然有了一种满足感，紧紧靠着他，又不小心踩着了鞋。而且，我的手在那陌生的大手心里完全是麻木的。





“裸背女”正与一群男女说笑。当她看到我们时，目光怔了怔，恍惚间，我看到了她绯红了脸。我盯着她，如果有一天，我们是朋友，我一定会悄悄告诉你为什么他选中我而没有选中你，你没有看到吗？我穿的是白色的衣裙，对于男人而言，任何场合下，白色都意味着青春和回忆，意味着诗歌，音乐，意味着这个男人所说的“会飞的除了苍蝇蚊子的昆虫”……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才有了白色的奔驰、白色的拉力克斯，白色的婚纱……无可否认，白色不仅与纯洁在一起，还与高贵、幸福在一起。

